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412

11 February 198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四一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3年2月11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约旦

马耳他

荷兰

尼加拉瓜

巴基斯坦

波兰

多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津巴布韦

凌青先生

朗尼耶—科南先生

辛克莱先生

巴泰纳先生

博尔格先生

斯黑尔泰马先生

蒂诺科·方塞先生

沙赫·纳瓦兹先生

纳托尔夫先生

阿梅加先生

怀特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恩格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德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3-60340/A

下午 4 时 5 分会议开始。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首先我要向多哥常驻联合国代表阿特苏-科菲·阿梅加先生阁下致意，感谢他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一月份主席。阿梅加大使在上个月期间以熟练的外交技巧和机智谦虚的态度领导安理会的工作，我代表安理会所有成员向他诚挚致谢。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2年 11月 5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5481)

1982年 11月 9日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5483)

1983年 2月 8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5599)

主席：按照第2401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摩洛哥、尼日尔和塞内加尔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还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姆拉尼·增塔尔先生（摩洛哥）、奥马卢先生（尼日尔）和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埃及、印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代表的来信，要求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

根据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依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克哈利尔先生（埃及）、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萨拉姆先生（也门）和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临时代办1983年2月11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谨请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罗维斯·马克苏德博士阁下参加安理会对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项目的审议”。

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文件编号为S/15604。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马克苏德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各成员应记得安理会在1982年11月12日第2401次会议上曾审议这一项目。安全理事会应1983年2月8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所提的要求，今天继续审议这个问题。应信载于S/15599号文件。

我要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15488号，1982年11月12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510号，1982年12月3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5572号，1983年1月21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S/15574号，1983年1月24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15576号和Corr. 1，1983年1月27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

第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要向你表示，我们对贵国苏联十分敬佩。 由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你的外交才干有口皆碑而且经验丰富、客观公正。

我也要向我的同僚多哥的阿特苏一科菲·阿梅加大使诚挚致贺和道谢，他卓越的智慧和才干令人钦佩。

今天安理会继续审议以色列种族主义者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移民措施。安理会今天面对以色列的“飞跃”兼并战略，在此之前为“渐进”兼并战略。 以色列侵占者已不再满足于逐步在该地区制造既成事实的局面，目前正疯狂地从事扩张主义行动，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挽回的必然发展，终究将完成兼并而且大批驱逐当地居民，从而侵占他们的家园。

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1949年日内瓦第四项公约》的原则，从排外主义立场任意解释国际法，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一样；主席先生，你完全了解什么是纳粹主义，纳粹分子以东欧人民未开化、无文化为借口，剥夺他们的人道和法律保障。 今天，以色列殖民主义者以同样的种族主义借口来剥夺阿拉伯人民应受法律保障的权利。

法西斯自由党是以色列境内利库德统治集团中最大党，其党章规定，整个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两岸在内都是犹太人的领土。 1977年贝京在大选获胜时，他的支持者在自由党总部喊出如下口号：

（用英语说明）

“这是我们的，那也是我们的”。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以色列政府在所谓指导原则的第二段中说，

“犹太民族继承以色列土地的历史权利不容置疑。 那块土地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贝京政府根据这种错误的观念，宣布西岸不是被占领领土，而是“解放的领土”，这个政府同过去以犹太复国主义教条统治以色列的工党政府并无二致。 贝京政府的上述说法违反了本组织代表的国际社会所通过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和规范。

每个罪犯对自己的罪行都有一套辩解，但最恶劣的就是以神圣目标为借口。事实上，所有宗教和信仰都教导我们人生而平等，而且我们坚信人类大同。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世上分为两种人：优秀的名门望族和下层的贩夫走卒，也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知道人是依据神的形象创造的，但今天贝京、沙龙和沙米尔却设法要我们接受一种新概念：上帝是根据他们的形象创造的。 他们贬低上帝，把上帝同房地产掮客、旅行社人员、移民落户殖民主义拥护者相提并论，多么可耻，况且还在安理会上这么作，真是恬不知耻！

对所有讲道德和正义的人来说，在美国和以色列各大报刊房地产专栏上登广告，向犹太种的西方投资者兜售在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掠夺的阿拉伯领土这种行径，简直是罪大恶构。 即使最走极端端的南非裔也不敢耍这种花招，为其侵占领土或掠夺自然资源的行径辩护。

截至1982年9月为止，以色列殖民主义移民点在西岸和加沙已达139个，在叙利亚戈兰高地（以色列不顾安理会的意愿，违反安理会的决议兼并了该地区）已达33个，移民大多来自美国。 在耶路撒冷，无法精确地描述这种扩张过程，今天已有90,000多名移民在该城被兼并地区（东区）从事殖民工作，另有30,000人移居于100个以上的青年屯垦区（军事前哨据点，因此包围了这个城市。

所有这些行径不仅包括了掠夺、驱逐和压迫，并且还包括民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这种现象即使对美国代表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 1982年11月5日《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约时报》引述以色列住房部长戴维·利维两天前所说的话，在华盛顿同特拉维夫剥夺阿拉伯权利竞赛中，以色列将在西岸再设立五个移民点。1982年11月4日这份报纸曾引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位发言人的话，指出现有25,000名犹太人居住在西岸的103个移民点内，而以色列将继续执行其计划，将400,000名犹太人移居西岸。我用“犹太人”一词并不是指犹太教信徒，我指的是一种移居落户殖民主义者，他们歪曲了犹太教的教义，牺牲了阿拉伯人民的权利，把犹太人变成移民，也就是变成罪犯。往后五年内，将有400,000名犹太人在西岸居住，往后30年内该处犹太人将增至140万人。同时，说到犹太教，我指的并不是这种宗教本身，而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的种族主义移居落户者的犹太复国主义。

此外，1982年10月7日《耶路撒冷邮报》登载了一篇对以色列国防部长，也是以色列英雄人物艾里尔·沙龙的访问记，那是在西岸北部地区杰宁附近进行的一次访问。他说，在西岸加紧设立移民点是对付局外人设法迫使以色列接受各种各样计划的最好办法。这难道不是同安全理事会作对吗？

以色列这种改变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人口和地理特质的政策违反《1949年日内瓦第四项公约》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坚持这种政策只会使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巴勒斯坦内外的被占领叙利亚领土内的紧张动荡局势更为恶化。

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占领当局一贯地对被占领领土内的我国人民采取残酷手段，因此对于任何反对其移民和占领阴谋的行动均设法镇压。法国某新闻机构在1982年12月8日的一篇新闻稿中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在戈兰高地逮捕了七名公民，犹太复国主义的保安机关证实了这一消息。被捕人士中五名来自马杰德尔沙姆斯村，两名来自巴卡达村，他们因反对占领和兼并戈兰高地，并反对将该区居民的身分列为殖民地人民而被捕。12月22日，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猛攻马杰德尔沙姆斯村，以坦克、装甲车辆和直升机将该村庄包围。犹太复国主义部队搜查住宅，男女老幼饱受恐吓和凌辱，因为这些叙利亚国民拒绝遵守占领当局企图瓦解其民族抵抗力量而制订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规划。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81年3月25日在马杰德尔沙姆斯村制订的民族宪章是一份表达戈兰高地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意愿的文件，其中指出，被占领的戈兰高原是阿拉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处在以色列坦克和美国战斗机的威胁之下，被占领区内我国公民制订的民族宪章。第三条规定，我们被占领的领土是叙利亚人民继承的神圣遗产，任何人若企图将该领土的一分一寸出售或留给以色列占领者就犯了不可饶恕的叛国罪，对我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我可以向安理会进一步强调，戈兰高地的局势正日趋恶化。1月6日耶路撒冷《黎明报》引述马杰德尔沙姆斯村村长的话，他说：

“占领当局逼我们携带以色列身分证，但我们心中对此深恶痛绝。”

对于戈兰高地每个拒绝带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惩罚等于褫夺公权。如果他们不带以色列身分证就不准他们出售谷物，并且剥夺他们所有的工作机会。此外，如果学生的父亲拒绝成为以色列公民，则剥夺该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以色列占领当局剥夺戈兰高地叙利亚教师的工作权利，除非他们持有以色列身分证件。

关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扩张行动，以色列认为这已是不可扭转的既成事实，但我们认为并非如此，最近《黎明报》引述以色列负责在戈兰高地执行扩张主义行动的官员的话：

“我们要在五年内增加20,000名公民，并且（以色列议会1981年12月14日通过吞并戈兰高地的）法律中包含调动投资者积极性的因素。我们计划设立可容纳数百户的大规模移民点，而且在现有的31个移民点之外，我们还计划设立其他永久性移民点。”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497（1981）号决议中曾宣布上述法律无效。

这些事实和数字及其他情况反映出人民遭受极大痛苦，是违反国家主权、国际法和人权原则的，其中涉及严重的安全和政治问题，安理会必须十分审慎地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制止侵略是安理会的首要任务。如果安理会未能达成这项任务，我要提醒各位成员，各国均有击退侵略者的当然自卫权利。

根据这些目标和原则，同时鉴于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强加于西岸、加沙地带及戈兰高地的我国公民和兄弟人民的悲惨现实，现在黎巴嫩南部的人民也遭到同样命运——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报导，以色列人正在该地区设立移民点——我们必须停下来问一问，面临1948年以来这种不断的侵略，安全理事会究竟将怎么办？如何履行其责任和义务？

这个区域遭受横蛮的侵略明显地归咎于三大主要相关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官方永无止境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这是毫无理性地过分保护侵略者的行为，这种方针对美国人本身是不利的，因而假民主和新闻自由之名，隐瞒事实，把美国人民蒙在鼓里。如果没有美国支持，这些领土怎么会被占领，以色列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占领呢？若非美国撑腰，怎么能够设立移民点呢？若非美国支持，又怎么可能把这些人民逐出其土地并没收其财产呢？这正是我们要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问题。

如果不是美国同以色列狼狈为奸，提供财力和武器，以色列这个无赖即使用尽一切战略武器也难以自卫。

美国在下一财政年度内向以色列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将超过40亿美元。这笔款额包括美国政府自愿提供的27亿美元，犹太人的免税捐款5亿美元左右，出售以色列政府债券的收入5亿美元以及从输入美国的以色列产品免付关税中所得的数百万美元。

这笔数额尽管这么庞大，却仍然未能反映出事实真相，也无法彻底暴露以色列贪得无厌的丑态。

我要指出，那些今天嘲笑我们的人，明天将会哭泣。今天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时加以嘲笑的人，明天必将悲泣。

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及其不断侵略的费用究竟是谁在支付？无疑地，美国国库目前正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美国向那些靠福利金为生的人征税，却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满足以色列的贪婪。何以如此呢？因为参议员、众议员和州长都

要按照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的指示办事。此外，在慷慨解囊援助以色列的同时，第三世界千千万万儿童正面临饿殍的命运，而以色列平均每人每年从美国援助约得1,000美元，同时，还从掠夺的阿拉伯财产及巴勒斯坦难民的财产以及有损黎巴嫩和埃及的经济活动方面取得收益。

至于巴勒斯坦人，他们从美国政府得到的只是美国新式飞机投下的燃烧弹、集束炸弹和杀伤弹。去年夏天，一天内总共投下了200,000枚这些炸弹。事实上，美国政府正参与一项殖民主义阴谋；为了让这项阴谋受到必要的尊重，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美国政府抛出所谓捍卫民主的战略同盟；然而，这个民主国家扼杀了黎巴嫩的经济，蹂躏其人民、破坏其经济均衡、保健机构和社会结构。美国在摧毁了城市和村庄，完全破坏了阿拉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黎巴嫩的基础结构之后，又孤立阿拉伯埃及，对其主权施加种种限制。

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当以色列加紧执行其扩张主义政策、一贯违反国际法的既定规则和原则的同时，华盛顿方面却设法蒙蔽世界舆论，使人相信以色列在寻求和平。这一趋向的证据何在？敲诈勒索的证据确凿，诸如以土地交换主权，用土地作交换条件来限制自由或以部分土地作为交换，从而破坏一国的主权。只要美国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只要美国要求那些领土被以色列配备美国武器的部队占领的国家作出让步来作为以色列撤退的条件，还怕找不到这种趋向的证据吗？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敲诈行为就是最新的证据。

安全理事会当前的各次会议可视为针对美国有关以色列移民点政策和维持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政策的另一次信誉考验，也是试探美国对不断侵犯西岸、加沙地带、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地区阿拉伯权利的立场的一次考验。我们要再次向美国代表团声明，我们可不是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保护人。如果美国真心向往和平，则必须奉行非斯首脑会议的各项原则。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及耶路撒冷，宣布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首都、巴勒斯坦人民得行使其不容剥夺的权利，包括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等正是上述原则的基础。唯有以整个阿拉伯世界一致同意的非斯原则作为和平基础，才能实现和平。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我们衷心认为安理会必须谴责以色列及其犹太复国主义教条，不论以色列今天和将来是谁当权，因为无论那个党当权，以色列的教条是不变的。政党在以色列是为了分散权力，教条则保持不变；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教条；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移民者教条，不论什么人当权都无法改变的。难道阿隆不是所谓社会党的一员吗？我们今天不是亲眼目睹他那声名狼藉的1967年计划付诸实施吗？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师承僵化、不道德和歪曲真理的殖民主义教条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崇尚法治的国际体制所不容的。

在以色列刚开始侵略黎巴嫩时，我们曾向安理会提出警告，以色列的目标在于夺取更多土地。安理会通过了两项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全面撤出黎巴嫩所有被占领领土。但安理会在落实这些决议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

我们曾向安理会提出警告，以色列的目标在于掠夺他人的土地，我们及所有其他客观分析家都认为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的命运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大屠杀直接相关。这是证明我们正亲眼目睹的以色列疯狂行为的第三个因素。以色列在黎巴嫩有系统地屠杀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两项企图：第一，破坏叙利亚，阿拉伯抵抗和对抗运动的堡垒；第二，并吞更多阿拉伯领土，瓦解我国被占领区公民的英勇抵抗力量，肃清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抵抗势力。

以色列人向全世界所展示的占领区不仅是既成事实而且还在扩张中。我们禁不住要问，在美国代表团所用的词典中是否仍然不把并吞行径列为一种侵略形式，就象他们在以色列并吞戈兰高地时所持的看法一样。

我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说过，阿拉伯的权利不容出卖，也不容交换。我们也说过，在我们追求和平的不懈努力中，将不计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抵抗侵略和占领。我们绝不放弃我们的权利，也绝不放弃我们阿拉伯兄弟的权利。我们要提醒安全理事会，妨碍实现公正和平工作的正是向以色列提供经费、武器和种种政治支持的同一个国家。我们要举的证据就是黎巴嫩的遭遇以及美国企图撤销安理会通过的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而设的种种障碍。

最后，我要向国际社会说明，每次阿拉伯权利遭到侵犯，不论是领土或人道主义权利方面遭到侵犯，以色列和美国均难辞其咎。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的民族义务是很明确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均决定，建立殖民主义移民点是非法的，必须视为非法行为并加以摧毁。所有阿拉伯公民必须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保有自己的财产，以色列必须无条件撤出所有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

如果安全理事会要恢复它的声望和信誉的话（请宽恕我直言不讳，因为我国土地被占领，我国人民遭受压迫），就必须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以色列实施强制性制裁，并且按照1982年2月为审议关于并吞戈兰高地问题而召开的大会第九届紧急特别会议决议的规定，以色列是一个不爱好和平的国家，应将其逐出本组织。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不论是安全理事会成员与否，在一切领域中停止同以色列打交道，直至以色列尊重《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的规则为止。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哈利勒先生（埃及）：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有幸以埃及常驻代表的身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理会在去年年底一致通过决议，使阿拉伯语成为安理会的一种语言，这不仅承认了阿拉伯语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活力，使用阿拉伯语的人民和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承认了阿拉伯语人民在整个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和人类遗产作出的贡献。

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你所代表的国家同我国有着友好和互相尊重的关系。我相信，有了你的经验和众所周知的才能，安理会在履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时一定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埃及代表团也要感谢你的前任，安理会上个月的主席阿梅加大使，他表现出富有经验和才能，是同我国有着共同历史和斗争联系的友好多哥人民的杰出代表。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看到一些友好国家在今年年初参加了安理会，希望这些国家在履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坚持国际法治的崇高职责时取得圆满成功。

(埃及)

安全理事会就中东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议，说明全世界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始终注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以便从这些事态的含义和不幸中抓住能有助于维持中东和平的新希望。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今天只从这角度审议这个多方面的问题，那不仅仅因为议程上只有这一项目，而且可能还因为领土是这一问题性质最严重的方面，是和平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一。如果不抓住这一点，也就没有可能在合法和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正义是维持稳定与安全的唯一保证。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执行的移民点政策已经成为严重争论的问题。其实施范围已经超出了1967年占领的领土。

占领和居于核心地位的领土问题是中东问题各方面的症结所在。从反对享有法律和历史权利的合法居民的种种做法中，我们看到了把巴勒斯坦居民从被占领领土上逐步撤走的政策企图。这种领土占领扼杀民族的立法、行政和教育体制，强迫改变巴勒斯坦居民的地位，使他们从自己土地上的堂堂正正的公民沦为至少是二等或三等公民。每天在军事占领的枷锁下受尽苦难。

一切和平倡议都以不同方式一致认为必须执行要求以色列撤离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有这些倡议都包括实现中东正义和平的这一正确的法律和政治基础。

尽管如此，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所做所为都是要破坏这个基础，一心要肃清同领土问题有关的任何事物，建立移民点，霸占水资源，赶走领土上原有的居民。

1967年6月战争后仅两个星期，移民点政策就开始执行，首先是并吞阿拉伯耶路撒冷，然后延伸到约旦河谷，为的是在约旦河西岸从南到北建立一道人的屏障；接着，是在纳布卢斯、拉马拉、希布伦和哈勒胡勒等比较大的巴勒斯坦城市周围建立更多的移民点。

这些政策一开始是以安全为借口伪装起来的，后来又提出其他理由，提出宗教和历史所有权，使用“被解放”或“被管理”领土的名称。今天，则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推行这些政策，企图吞没其余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

(埃及)

所有国际讲坛及其作出的决议都一致认为，移民点是非法的，是实现和平的障碍。我不需在此向安全理事会回顾1978年4月美国国务院关于移民点非法性的声明。这项声明称建立这些移民点违反了国际法。我不需回顾《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49条第6款及其对被占领领土的适用性，也不需再指出，我国一贯坚持以色列应尊重这些规定，而以色列却始终声称这些国际协定不适用于被占领领土。在这个局面中，以色列得不到任何支持。

耶路撒冷副市长本维尼斯特发表的研究报告叙述了统治更多阿拉伯领土和增加以色列居民的手段和目的，揭穿了以色列对和平的自我标榜。

犹太协会移殖部和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殖民部提出的主要计划为期五年，从1983年开始。按照这项计划，就从今年开始，西岸除已有居民外，将增加100,000以色列人；戈兰高地增加20,000人，加沙地带增加10,000人。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切会给这些阿拉伯领土上原有的居民造成何种后果。

西岸的总面积约为150万英亩，以色列对其中的400,000英亩实际上行使着所有权，它引用以前的奥斯曼法律为依据，自称有权占据未经开垦的土地。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把阿拉伯人置于军事统治下，使他们处在移民点的包围中，四面八方都是受以色列法律管辖的以色列公民，阿拉伯居民反而成了自己领土和家园中的人质，到头来这些领土上普遍实行两重统治，巴勒斯坦人或者是接受这种统治，或者是被永远驱逐出去。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465(1980)号决议，其中执行部分第5段称：

“……以色列为改变……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的实际面貌、人口组成……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无法律效力〕”

1981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97(1981)号决议，论以色列将其法律强加于被占领的戈兰高地决定的非法性，要求以色列立即撤销这一决定。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1982年又通过了一些决议，重申这些原则，要求以色列尊重和执行这些原则。

(埃及)

埃及代表团认为，以色列的抗拒、不妥协态度，和顽固地拒不遵从国际社会的意愿，削弱了和平的可能性，破坏了《宪章》和国际法的厚则，违反了以色列的条约承诺，日复一日地在前进道路上设下障碍，阻扰设法停止中东的战争、流血和动乱的恶性循环的真正倡议。

中东和平的关键在于每一方都承认所有各方都享有在国际法治的基础上生存、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持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埃及一家。

把原有居民驱离他们的国土，是不能维持和平的。占领、压迫以及建立移民点均属徒劳。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办法是进行所有各方都参加的争取公正和平的对话，任何一方都不要象以色列这样制造实际上的变化，企图先发制人。

武力和压迫的政策使局势恶化。迄今为止，更加毫不掩饰和明目张胆地使用老一套方法，不可能带来稳定。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不断建立移民点的做法应该立即停止。

靠武力攫取土地是不可能为和平共处铺道路的。我们欢呼最近几个月在以色列内部出现的对压迫与镇压政策的不满和抵制，尽管有种种敌对的压力，和平的势头和力量还是一天天在扩大。最近从以色列内部传出了和平的呼声，要求对话、共处和互相承认权利与义务，这种呼声所代表的变革之风已经不远了。

从这些反对拒绝和平政策的态度中产生着一线希望，说明要实现正义和国际法治基础上的和平的真诚愿望必将成功。安理会在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和承诺时，应在中东问题上重申其决议的立场，宣布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政策和行为实属非法，必须立即停止，以便现在还很微小有限的和平力量得以扩大，以便让和平、公理和正义的响亮呼声清晰可闻，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决议，按照中东和世界各国人民和解共处新时代的要求，让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合法领导的指引下实现对被占领领土的合理正当权利。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 印度同贵国苏联有着亲切友好的关系。 我们和大家一样确信，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和远见卓识加强了安理会，在你的指导下，安理会一定能有效地处理当今的紧迫问题。

有这样一个问题既严重又紧急，使我们今晚再次来此地开会。 这绝不是一个新问题。 同时，这个问题前不久又达到了新的惊人程度，大有进一步加剧中东旷日持久的紧张和冲突之势。

不久以前，全世界又一次目睹了以色列的一系列新的错误行为。 我们对以色列无耻侵略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大肆屠杀萨布拉和夏蒂拉的难民仍然记忆犹新。 以色列调查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发表的报告已经不容置疑地确定了以色列当局的责任。 人们会希望，既然现在中东又一次恢复了短暂的不稳定的停火，许多方面正在努力寻求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有各方能表现得比较清醒，有责任感。 但是，清醒和负责的态度显然与以色列格格不入。 以色列政府一贯恣意侵略、颠覆，挖空心思进行挑衅，不耐闲暇。

以色列决定继续推行在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设立更多新移民点的计划，只是又一次说明了这个国家怎样蓄意藐视国际法以及大会和安理会无数决议所反映的国际社会的意志。 所有这些决定和决议都认为这种政策违反了国际法，是中东和平与稳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以色列最近的行动显然是它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急剧改变被占领领土人口结构的宏大规划的一部分。 据估计，西岸以色列移民人数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七倍多。 如果让以色列政权为所欲为，据说今后五年中将迫使400,000名以色列人移居西岸，而今后三十年中将会有1,400,000人移居西岸。 同时，我们不断听到残暴镇压被占领领土本地居民的事件。 我们得知，被占领领土的学术机构被迫政治化，在胁迫之下强制签署

(印度)

政治宣言。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证据，证明以色列除了非法并吞戈兰高地以外，一心想要永远非法占领西岸和加沙。这也进一步证明，以色列不顾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根本不想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出力。

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领导的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经受了无穷的痛苦。一代又一代的巴勒斯坦人不知道和平生活为何物。成千上万无辜男、女和儿童的鲜血孕育下他们的神圣愿望。今天，巴勒斯坦自由战士流散异乡，远离亲人，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来看到其合法权利的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与和解精神。他们完全有权恢复家园，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最近提出的某些建议，特别是非斯会议上的建议，有可能是在寻求解决办法中前进了一大步。我们希望这些建议取得进展。必须创造一种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气氛。以色列采取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动，只会严重妨碍这一进程。能够约束以色列者必须有效地、毫不支吾搪塞地对以色列进行约束。

安理会应该毫不含糊地宣布，以色列要对它违反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义务而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采取的一切行动负责，并且应该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撤出上述领土。

安理会责任重大。安理会有能力采取果断而坚决的行动，使以色列不再强硬下去。我们希望安理会成员表现出这种必要的政治意志。我们希望安理会不辜负我们的信任。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让我发表南斯拉夫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看法。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也要感谢安全理事会1月份主席、多哥代表阿梅加大使。

我们还要祝贺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届会议上选入安全理事会的马耳他、荷兰、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

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不结盟国家代表被选入安全理事会。我们认为，他们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又一次说明不结盟政策和运动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以色列使用武力，持续地有计划地进行扩张，采取对抗、殖民化和支配政策，这些多年来已经成为我们注意的焦点，是对国际社会良知的持续挑战。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最近都审议了以色列企图奴役别国人民、强占别国土地的侵略性政策的后果。公然违反国际法规范以及侵犯被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事件仍然不见减少。

诉诸武力、迫害和侵犯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基本人权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对阿拉伯领土继续进行侵略、扩张和并吞的事例和证据以及这些领土上居民遭受苦难的例子都说明，这一地区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

存在着有计划地用既成事实来强行改变整个区域的政治、人口和民族布局的图谋。黎巴嫩的大片国土仍然在以色列的占领下。在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在以色列占领的所有领土上，迫害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点违抗联合国的决定而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土地与产业上建立起来。

应该再次明确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的，出于对独立和主权原则以及所有国家人民民族生存权的信奉，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制止不断镇压和

(南斯拉夫)

公然持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制止所谓疏散巴勒斯坦人的企图。

我们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独立生活的决心。巴勒斯坦人民没有放弃争取解放、维护民族与文化特性的坚定意念。在这一斗争中领导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南斯拉夫人民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十分留意地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我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经验告诉我们，争取自由、自决和独立的人民不会也不可能是孤立的；他们总是比那些想要强行支配别人的人更有力量，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巴勒斯坦人民对自由的追求使世界认识到制止这种统治的道义责任。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已经成为联合国最崇高和最紧迫的责任之一，巴勒斯坦人民有至高无上的自决权，也就是意味着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必须进行新的努力，为中东各民族和各国的持久和平、安全和正义奠定基础。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不断促进一切处在殖民和外来统治下的人民自由与独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听任这些权利被侵犯、被忽视，造成象巴勒斯坦人民所遭遇的那种情况。

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无疑对解决中东危机负有极大的责任。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应该进一步加强。使用武力、进行武装干预和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现象不断出现，因此，必须有更强的责任感，而且，为了不让更多的国家遭受使用武力和侵略之害，应该以极大的紧迫感来对待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东危机的所有方面，尤其重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我们一贯从真正的不结盟原则出发，即反对侵略和使用武力以及殖民和外来统治、支持各国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一贯认为，联合国是保卫各国人民基本权利的最好体制。

我国赞同得到越来越广泛采取的立场，即以色列必须撤离1967年6月5日

以后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取得自决和民族独立，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平等参加，如果不承认中东各国和各民族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独立的权利，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是公正和全面的。

我们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将作进一步努力，并提出其他倡议，旨在公正、持久和全面地从政治上解决中东局势及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谢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拉姆先生（也门）：首先，我对您，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齐·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感到很高兴。您是阿拉伯人民的亲密朋友，贵国是阿拉伯人民的真正朋友，同也门有着54年的长期友好联系。1928年，也门与苏联签署友好条约，是第一批与苏联订立友好条约的阿拉伯国家之一。我荣幸地参加了1978年在萨那举行的庆祝苏—也友好条约签定五十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也门和苏联的长期友谊是诚意、相互尊重和信任的体现。

主席先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团希望，承担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在您的主持下，将通过若干项足以恢复国际社会对它的信心的决议。我也要向安全理事会各成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它们友好地允许我国代表团参与本次讨论。我也向安理会的新成员表示祝贺。

我也不能不对多哥阿梅加大使表示感谢，他以出色的智慧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问题，在过去35年来，在这些领土上一再发生悲剧和痛苦事件。巴勒斯坦人民仍然流离失所、无衣无食，其痛苦情况惨不堪言。他们靠救济过活，受到以色列的羞辱、统治和敲诈。他们成群地遭到屠杀，萨布拉和夏蒂拉营地的大屠杀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也门)

谁应该对这种情况负责呢？难道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不是负有很大责任吗？在35年前，目睹一个民族的家園被占领，人民流离失所，被驱逐出其国土与家園，你们却袖手旁观。《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法的各项原则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呢？文明世界通过的道德原则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呢？要求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呢？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良心何在？

阿拉伯人民屡次宣布，他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最近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阿拉伯和平计划，其中特别呼吁在中东建立公正的全面和平，确保中东各国人民在安全的国境内和平生活。安全理事会应对此提供保障。

安理会各位成员，你们履行了国际社会托付给你们的哪些国际责任吗？面对以色列顽固拒绝一切和平倡议，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呢？难道你们要使国际社会再次失望吗？难道你们准许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国家为所欲为地制造灾难而不加惩罚吗？它压迫巴勒斯坦公民，把他们驱逐出自己的领土、破坏他们的家園、使他们流离失所，压迫和羞辱那些仍然在占领下生活的人。要求安理会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行谴责的证据是不胜枚举的；最新的证据载于以色列调查委员会关于大规模屠杀萨布拉和夏蒂拉营地巴勒斯坦人的暴行的报告。在这次屠杀中丧生的人全是无辜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国家惯于讹诈和背信弃义，并且在兄弟和邻居之间制造不和。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载于1983年2月8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它报道说，黎巴嫩南部的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承认，他们通过讹诈和武力威胁，已经开始建立起什叶派穆斯林民兵，他们把它称为“南方卫士”或“国民警卫队”，使黎巴嫩的穆斯林互相对立。然而，以色列的崇拜者竟然大谈以色列的民主及其道德原则。难道以色列的“民主”当局可以开脱其领导人每日所犯危害人类罪行的责任吗？

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民的土地天天被占夺，被赶出自己的家，家園遭到蹂躏，犹太人还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了移民点和修筑了公路。他们的学校和大学

(也门)

经常遭到关闭。学生和教职员工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便遭逮捕。不公平的捐税强加在贫苦的居民身上。政治犯遭到拷打。在极冷的天气条件下，村庄和营地被断绝了水电供应。

以色列的道德原则体现在哪里？除了失去人性外，人们决不可能犯下此种野蛮行为。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个超极大国，又是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的常任理事国，竟然利用纳税人的金钱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加强该纳粹政权，而其本国纳税人本身则急需创造就业机会的经费。

现在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以色列统治者是策划者和执行者，他们按照其军事传统，命令士兵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使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地许多无辜人民丧生。以色列占领军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以色列调查委员会对残忍好杀的沙龙进行谴责，要求他辞职或将他赶出以色列内阁。它也对嗜血成性的贝京、沙米尔和万恶的纳粹军官集团进行谴责，这些人的行动暴露了他们的凶残本性。

安全理事会已呼吁以色列军队立即无条件地从黎巴嫩撤出去，但贝京政府决意通过讹诈和威胁继续占领的方式，把不公正的条件强加于黎巴嫩。

贝京政府完全无视阿拉伯和平方案、已故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和平方案、里根总统的和平倡议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我再说一遍，这个政府完全无视所有这一切。安理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侵略和在中东建立和平呢？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唯一办法只能是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其中包括第37/86 D号决议，该决议请安全理事会履行《宪章》所赋予的职责和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权利，并请安理会执行一项计划来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该计划除其它事项外，建议应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全理事会对约旦代表以联合国阿拉伯集团的名义提出的请求迅速作出响应，表明安理会各成员国对占领国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所实施的政策和行径表示关切。主席先生，我们确信在你英明的领导下，安理会将制订出一个方案——或至少不遗余力地致力制订一个方案——以便制止中东局势继续不断地严重恶化。我们认为，首先并且是最重要的，安理会应行使《宪章》赋予它的所有权力来迫使一个所谓的联合国会员国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如果它不肯接纳时，安理会应按《宪章》详述的规定制订出补救办法。

我们深切相信，起草和批准《宪章》的创始人对《宪章》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视。《宪章》不是一种文学遗产，而是一种道德遗产，旨在“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但是，两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遭受了惨不堪言的恐怖侵略，而种族灭绝的行径更是惨绝人寰。

主席先生，你代表着曾经付出极高昂代价的苏联各族人民。英雄的苏联人民决心面对和击败纳粹的进攻，并且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粉碎了纳粹及其同伙，取得了胜利。因此，主席先生，你亲身经历过战祸，当然懂得战争的滋味。贵国政府明确宣布决心作出一切努力，务求中东实现全面和公正的和平。我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深知，贵国政府诚意执行其中东政策，我们巴勒斯坦人民高度敬仰这一原则立场。

我愿向我们的兄弟，上月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多哥代表表示深切感谢。主席先生，我愿通过你，向爱尔兰、日本、巴拿马、西班牙和乌干达表示谢意，它们在过去两年对于实现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特别要感谢上述各国代表在1982年夏季做出的贡献，当时以色列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决定推行其扩张主义的“生存空间”政策并入侵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黎巴嫩的主权领土，公开宣称消灭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勒斯坦人民是以色列的目标之一。对于马耳他、荷兰、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等国家，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并向这些国家的代表、我们在不结盟运动中的朋友和同事保证，在联合努力寻求中东的全面、公正和平的过程中，我们将充分地进行合作。

安理会决定恢复1982年11月开始的辩论。1982年9月，第十二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洛哥非斯举行，并一致通过了一项决定，构成了以建设性方法争取实现和平的基础。这个方法认识到联合国的作用，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所起的作用，联合国会员国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赋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代表它们履行在这项职责下它所承担的义务。

非斯首脑会议宣言重申了阿拉伯人民对安理会的信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愿代表巴勒斯坦人民重申它对《宪章》各项原则、对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联合国决议和自然地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定的遵守和承诺。

有若干朋友问我，为什么安理会要召开会议。我刚才已经指出为什么安理会可随时召开会议。安理会召开会议，只是因为它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正如《宪章》所说，这项责任是由“各国人民”授予安理会的，而巴勒斯坦人民正是这些人民之一。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安理会现在应召开会议。坦率地说，在过去几个星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团几乎每天都散发关于我们的兄弟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命运的消息和新闻稿。我们希望，由于给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送上这些信和散发了这些新闻稿，我们至少应收到某些人作出某种答复，使安理会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因此阿拉伯集团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决定，请安理会召开会议——我对安理会的响应表示高兴。

我现在想告诉安理会，为什么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要开会。我首先要谈一下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教育机构的问题。

1月13日午夜过后，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突然搜查伯利恒大学校园。他们从布告栏上取走了海报、文章和其它印刷品。 据该大学发布的新闻稿说，

“...晚上11点30分”——几乎是半夜——“两辆军车到达大学门口，要求进入校园。”

当然，看门人拒绝开门。 当伯利恒大学副校长托马斯修士和其他人抵达时，这些士兵给他们出示了一份用希伯来文——这是托马斯修士不懂的一种语言——书写的文件，并声称这是搜查令。 作为一个教会中人并且实际上是由罗马教皇陛下任命为副校长的，托马斯修士于是就让他们进去了。 在其后四小时内，士兵们巡遍了大学的房舍，把布告栏上的文章、海报、书写材料和照片全部没收了。 其中有些士兵甚至还到大学各房间去拍照。 我不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该学院负责学术的副校长罗伯特·达斯基维茨修士告诉新闻界说，冲进伯利恒大学的行动侵犯了该大学及其学生拥有财产、思想自由不容干涉和不分国界地通过任何媒介获得、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权利以及自由举行集会的权利。 该大学行政当局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

“一切谋求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和一切致力于保持学术自由的人民与他们联合起来谴责这种半夜闯进校园事件。”

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我认为有义务让安理会了解该项呼吁。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在那天早上，军队包围了校园，阻止学生和访客进入。当时，数百名学生正在举行学生会文艺俱乐部主办的“巴勒斯坦歌曲节”的活动，这是一个文化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发表演讲，高唱歌曲。或许是“巴勒斯坦”这个词触怒了以色列人。据说托马斯修士告诉当局，他拒绝干涉和阻止此种活动，因为这样做将是干涉校内活动。

对纳布卢斯的纳贾大学也进行了类似的突击搜查，该校学生会的10名成员遭到逮捕。

在比尔泽特大学，以色列军事人员于1月18日逮捕了两名学生，并阻止外籍教师进入校园。军事哨所截停接送学生和教师前往该大学的所有汽车和公共汽车。哨所的以色列士兵命令教师和学生下车，进行了搜身并逮捕了两名学生。有9名外籍教师被截住，按照一份名单核对他们的名字；抄下他们的护照号码，并登记他们的签证有效日期。

据说以色列士兵告诉那些外籍人士，禁止他们在比尔泽特大学教学，如果他们继续教书，就是违法。

另外，还有在希布伦的一所大学。在30名学生被捕之后，继续3天——1月15、16和17日——希布伦大学未能开课。1月17日，有5名外籍教师被责令停止授课，直至他们签署一份反对巴解组织的保证书为止。这些大学教师是在希布伦大学任教的英籍和爱尔兰籍人士；他们受到恐吓，如果再继续在那里工作，将予以逮捕。

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召开安理会？我们认为或许真正能够推动安理会采取某些行动。

除了在各大学发生的事件以外，还发生了其它事故。我要引用以色列《新消息报》关于一位以色列议员施瓦·魏斯的证言的实质部分。他向议会外交和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并通过他向总理提出了一份报告。无论是总理还是该委员会主席均尚未作出反应，据报界报道，没有人想到去核实这个消息。该报告是关于石击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一辆以色列汽车的事件。 报告说：

“ 半小时之后，在远离发生掷石事件的一个巷子里，一个阿拉伯男孩遭到逮捕并被用木棒狠狠揍了一顿，被打得站不起来了。 在以色列占领军收买的某些人的协助下，当晚依照计划采取预防性行动，那个小孩只是遭到逮捕的人中的第一个而已。被收买的人指出一些居民的住址。 大约有 50 人被逮捕。他们集中在一堵墙边，被迫俯卧在地上，然后被迫做他们所称的‘锻练’—— 屈曲肘部。 那些动作慢的人，其背部或下体便遭到毒打，或遭脚踢。 先前遭逮捕的那个男孩被当众审问，他被迫躺在一个吉普车下面，遭到毒打和辱骂。直到早上 6 点时，被逮捕的人继续做着这种锻练和遭到毒打，而士兵们不时地向空中放枪，子弹从他们头上飞过—— 这些士兵不时在打人和辱骂。 被逮捕的人被迫用一只脚站立，他们的双手伸向前方，他同雕像一般。 破晓时，士兵们在被捕的人面前胡乱开枪作乐。 天亮以后，就征用一位当地居民的一辆卡车，并命令他把所有被捕的人载运到附近一个城镇的军政府所在地。 ”

这则新闻载于 1982 年 11 月 12 日《新消息报》。 而有时却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扯到安理会去？

一位名叫阿莫斯·埃隆的作家和记者在 1982 年 12 月 10 日的《国土报》报上作了如下报道：

“ 以色列是一个‘民主之主’，它统治了其它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无视他们的任何权利，包括最根本的一些权利。 这些人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之下，它通过强制命令行事，而无需受到议院的控制。 以色列人不能再否认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了。 ”

这是以色列国内批评以色列的呼声。 有 400,000 名以色列人在批评以色列，而没有人敢说这 400,000 人是反闪族或反犹太人的。 如果有人在美国批评以色列，立刻就会被认为是反犹太的，即使他是一个虔诚信奉上帝的犹太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色列电台——设在耶路撒冷的国内广播台——于1983年1月4日用希伯来语作了如下报道：

“朱迪亚区总参谋部的指挥官今天作证，为审判被控在朱迪亚和萨马里亚殴打平民的七名士兵和军官辩护。他说，对于如何对待当地人民有明确的指示，其中包括可以施以拷问和殴打……对于起诉人询问关于他是否在希布伦一所学校发生骚乱之后执行了殴打学生的命令，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1983年1月21日的《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在审判这个军官和其他士兵时，于1983年1月19日（星期三）向雅法的中央军事法院提出了一份文件。据该报道说，艾坦——即以色列参谋长，有一天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与目前的事态无关——把从西奈撤离和设置行政公署等问题说成是占领领土动乱的主要原因。我怀疑艾坦是否曾经想过，这种动乱是由长期占领、镇压、无视人民的人权、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所造成的。他要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种局势呢？首先，他在纳布卢斯附近的法拉设立了一个少年拘留所。还有下列其它建议：

“按照可疑份子名单少量逮捕，按照监狱现有位子的数量逐渐加紧逮捕

“采用惩罚家长的手段

“对‘良民’表现出积极态度，对‘刁民’采取严厉态度”——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艾坦在他发出的文件中明确作出下列指示：

“应严厉对付煽动份子并随时予以拘留

“必须迫切建造营地和利用允许在规定的（18天）期限内进行（不加审判的）盘问拘留的法律规定……放出一、两天后又再逮捕……

“行政公署应避免邀请知名人士，以便警告他们”——他说这样可使他们感到羞辱——“相反，应执行逮捕。”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他在这些指示中提到：

“犹太人移民点的居民应携带武器，在遭遇攻击时开火还击。 这个问题应予讲明并在阿拉伯居民间公布。”

应当以恐怖手段对待他们，格杀勿论。 该项指示还说：

“行政公署应对〔阿拉伯〕多事地区广泛进行经济制裁，例如由我们确定在一定期间内禁止购买水泥或燃料”——

这就是说，要在指挥官确定的一定期间内予以禁止。

而竟然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召开安理会和审议当前事态发展呢？

但这对我们来说决不是新东西。 军政府向西岸的以色列军队发布了命令。其中一项命令如下：

“对于任何在街上抓住的人，首先用棒子殴打他的全身，除头部以外。不要可怜他，打断他所有的骨头！无需说明任何原因。 首先要打，打完之后再说明为什么要打。 如果在街上抓住一个小孩子，命令他的全家人出来，让他们站成一排，当着孩子的面打他的父亲。 不要把这种打人的工作看作是一种享受，这是责任！用其它办法不能使他们明白。 把那些在外面游逛的人逮捕毫无用处，揍他们一顿然后让他们回家。 但如有人捣乱，象掷石之类，首先打断他的骨头，把他带上车子，押送到军事总部。 记住：自他上车之时，他便是个被逮捕的人，不应再打他了。”

现在存在着一种论调，一种宣传运动：要以根本的办法解决所谓以色列国土内的阿拉伯人。 这种根本解决办法是什么货色？这种解决办法是：为了更好地防卫以色列，应把西岸、加沙地带和西奈的一部分永远置于以色列控制之下。 在这个解决办法中的唯一难题是，现在还存在着100多万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们是这样称呼的——阿拉伯人将利用在防卫线后面的这些人。 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必须把被占领领土上的所有阿拉伯人驱逐出去，并对反抗者格杀勿论。 1982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2月31日的以色列《国土报》对此作了报道。因此，安理会的成员可以了解迫使我们再次把问题提交安理会的迫切情况。

关于我们的神圣土地问题，1983年1月13日，以色列军事当局命令占夺属于希布伦南部扎赫里亚居民的土地20,000杜努姆。这绝不是偶然事件，因为这一片土地位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德罗布利斯计划划归用于在占领领土居民中心街段建立移民住宅的区域之内。我记得已将德罗布利斯计划作为安理会文件散发。

这片土地位于希布伦山街段，按照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计划，将在那里建立三个移民点。但这片土地并不是荒芜的，土地主人说，它的一部分种植了杏树和橄榄树，其它部分种植了谷物。对于拥有上述20,000杜努姆土地的人家来说，该片土地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不能说是唯一的收入来源的话。以色列的解释是：这片土地将供军事用途。

另外，在希布伦附近的亚塔村，另有23,000杜努姆的土地被征用。这一次并没有说明夺占土地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希布伦位于耶路撒冷南面。耶路撒冷北面是拉马拉区。穆哈玛斯村的5,000杜努姆的土地被夺占，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这片土地将被用来修筑一条公路，用以连接以色列人的穆哈玛斯移民点和巴勒斯坦人的穆哈玛斯村。

另外，在军事当局通知巴勒斯坦居民以前发表的一项详细报道提到了杰宁和纳布卢斯的其它地区——仍是在耶路撒冷北部——这片土地很快将会被霸占。

耶路撒冷前任副市长并且是以色列移民政策问题权威的梅隆·本威尼斯蒂在评论以色列霸占土地的运动时说，以色列政府打算占夺西岸的土地170万杜努姆。他预计今后几个月征用土地的比率将会有大幅度增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在纳布卢斯地区，1月19日有28,000杜努姆的土地被霸占。以色列不在业主财产保管委员会致函六个村庄的村代表，将以色列当局的决定通知该地居民。就这样霸占了！他们要用这片土地做什么？据《国土报》报道，将在西岸的约旦谷建立五个新的犹太人移民点。这些新移民点的建立已经得到政府移民点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批准。所以，这不是由持不同政见者或不负责任的人干的；这是由政府移民点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干的。

按照犹太复国主义劳工总会移民处处长的建议，这五个移民点中有三个将于1983年建立。

1983年1月25日，西岸萨姆村居民控诉说，他们的1,500杜努姆土地被非法霸占。

另一方面，以色列派驻加沙的军事长官1月25日会见了难民代表，并命令他们向难民发出由负责难民重建和福利事务的军事首长签署的书面指示——我不知那是个什么机构。该项指示规定，禁止巴勒斯坦难民在未经军政府书面同意下建造新房舍或加宽旧房舍或为了建新而拆旧。该项指示也禁止在难民营区域出售或出租任何公寓或房舍。这样一来，有房子的巴勒斯坦人就不能为了缴纳税款而出租一部分房屋。最后，他将不得不卖掉房子，以便缴纳应付款项和税金。这就是加沙地区的情况。

在纳布卢斯地区，军事当局任命的市政委员会——这是在他们解散了合法选出的纳布卢斯市政局之后设立的所谓市政委员会——停止向该城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萨瓦奈和绿带地区的居民发放建房许可证，这些地区面积共有700杜努姆。军事当局认为这些地区是“禁区”，不允许在该处盖房。

据1983年1月5日《国土报》的报道，以色列科学部长和一名助手参与了在西岸组织他们所称的“监视人员”的工作，以防止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建新房。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人们可看出为什么安全理事会必须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它真正要履行《宪章》赋予它的责任的话。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一种经济和地理上的扼杀政策。但对于我们这些了解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人来说，这是意料中事。

首先，其目的是要促使我国人民跨过边界。这正是赫兹尔想要做的，但他未能成功，任何人都不能促使我们跨过边界。然后，又出现了一个雅博丁斯基，他是自由党的倡导者和扶植者，他提出把赶走巴勒斯坦人作为建国的先决条件，并说必须赶走他们，在必要时应实行一种铁拳政策。其后又出现了D·凯尼格爵士，他提出了一种“疏散”政策——把阿拉伯人口疏散，这是艾希曼想把维也纳的犹太人疏散而采用的办法。他们采用相同的术语，这决非偶然。而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一种所谓“根本解决办法”。这或许是“最终解决办法”的婉词，但我们将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以色列继续推行的政策。

1979年4月30日，美国总统指出，建立移民点的政策不符合国际法，对和平造成了障碍。这是1979年4月30日美国总统说的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有人问另一位美国总统：对于他所说的停建移民点问题，他将采取什么做法。安理会要求拆除，美国赞成停建，可能也会有人希望解冻，但无论怎么说都没有人去理会。该位总统说：

“我认为进行威胁或采用其他办法都不是好的外交办法。我认为这样做实无必要。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明白，和平是那个地区的最终目标。”

根据我们刚才向安理会宣读的材料，什么样的和平才是最终的目标呢？而且，即使国务卿也说另外一套。

11月4日，艾伦·龙伯格就建立移民点问题评论如下：

“这是最不受欢迎的……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积极寻求广泛参与和平进程时，以色列却一贯地采取破坏我们大家的信心的活动，特别是有损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信心的活动。”

他还对以色列是否愿意遵守第242号决议的承诺表示怀疑。即使美国也对它表示怀疑了。

但是，主席先生，我通过您，向美国代表郑重说明，不仅是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信心遭受破坏，而且美国的信誉也受到贬损，巴勒斯坦人民对美国的信心也打了折扣。在夏布拉和夏蒂拉事件之后，我们完全失了信心。

美国国务院还就以色列移民点问题发表了另一个声明——一个最不幸的和最不受欢迎的声明。这个声明具体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因为仅在以色列野蛮入侵黎巴嫩五个月之后，它给予以色列的援助反而增加4.75亿美元。

在对无辜的男女老幼进行大屠杀之后，以色列嚣张地拒绝了里根总统的中东和平方案。我并不是要为该方案作出任何辩护，但至少愿意让美国彻底明白，它对以色列维持和顽固执行政策作出了极大贡献——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贡献。总而言之，如果美国每年给以色列24.85亿美元援助的话——公开来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这笔数额的三分之二将为赠金，但归根结蒂，全数都是赠金——竟说美国与以色列的政策无关。真使人有丈二金刚之感。然而，却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请安理会来过问这件事？

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的大片领土。人们要求并请求它，并为此责成它从这些领土上撤走，确保这些领土的人民的的生活得到安全保障。

2月9日，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发布了一个新闻稿——至少联合国有人把我们沦陷区的人民的遭遇告诉我们。他在那个新闻稿中说，“在西顿附近的米亚米亚难民营（2500人）在夜间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14所房屋遭破坏。“这是不到两个星期内在该难民营发生的第三起事件”，这是主任专员里德贝克先生在他的维也纳总部说的。里德贝克先生的声明说：“1月30日，难民营内的一个商店被炸毁，2月1日，有一伙人坐计程车驶入，并向一些房屋掷石。近东救济工程处同在场的以色列军队联系，试图制止这种袭击行为，这对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难民造成了恐怖威胁。以色列当局有责任确保在其控制区内平民的安全。”

新闻稿还指出：

“在最近发生的其他事件中，约有40户巴勒斯坦难民家庭遭到恐吓，被迫离开西顿的家园，搬到附近的艾因希勒维难民营去住。”

我们确实很关心。我们的人民被迫离开这座城市，被赶进难民营，没有保护、没有武装、没有防卫，不是可能再次发生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事件吗？

除非安理会采取行动，否则就要对任何再次屠杀我们的人民的种族灭绝罪行负责。我们坚决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应对这些罪行完全负责。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告诉我们：

“甲国在受乙国指挥或控制权力支配下的活动场所内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乙国须负起国际责任……占领国……必须对其取代被占领国原有机关而设的相应机关所犯的任何不当国际行为承担国际责任，而且这显然指它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甲国对由其它机关犯下的不当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以色列对犯下的罪行，其中包括对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犯下的罪行和对贝鲁特的入侵，负有完全责任。我希望安理会在这件事上表明它的态度。

大会一致谴责对巴勒斯坦文化遗产的掠夺，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归还属于巴勒斯坦各机构的一切文化财产，包括从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中心拿走的档案和文件，以色列军队强行夺走的文件和档案等。大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自然，犯罪国投下了唯一的否决票。

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一种文化灭绝行为。现在正在上演一部名为“战争风云”的电视系列片。世人看到纳粹党徒——那些基督教纳粹党徒——焚烧书籍，焚烧文化遗产。这些场面每天夜里都在我们脑海里出现。这些场面存在我们记忆里，留在我们的良知中。我们不会忘记这些罪行，不会忘记这些文化灭绝行为，常常感到不寒而战。

然而，对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中心的袭击日益升级。几年前，中心主任——他是一位学者——收到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个书信炸弹。他的一只眼被炸瞎，一只手的手指被炸掉。中心的另一位成员、一位巴勒斯坦作家，被放在他车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炸死。几年前，该中心成为导弹的攻击目标——受到装载在汽车上自动遥控的导弹的袭击。虽然没有打中要害，但该中心也遭到很大损坏。犹太纳粹和特拉维夫的犹太纳粹集团的军队，即代表着齐维·卢米组织的集团，那些曾与希特勒一伙同流合污的人，他们的军队开进了贝鲁特。其中一个主要目标便是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以色列军队掠夺了有关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的各种档案和文件。珍贵的手稿被抢走。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坚定不移的。珍藏着我们巴勒斯坦遗产和我们民族遗产的文化中心应向所有人开放。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由于未能摧毁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生存的坚强意志，并且对于理智的力量感到惊恐，以色列开始了它的下一步行动——焚毁该中心。一辆载有500磅炸药的车子在中心门外引爆，火焰焚毁了文化遗产。这次爆炸是又一次人类灭绝行为，或者应当说是不人道的灭绝行为。20多名无辜的人被炸死，遭到蓄意屠杀，120多人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由专科医生治疗。

我确信，特拉维夫的犹太纳粹集团将继续顽固执行它的政策，力图消灭巴勒斯坦文化和人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安理会必须谴责以色列的这些行为，并对物质损失给予充分的赔偿。不能因为以色列说：“请提出具体证据来证明以色列与罪行有牵连或是肇事一方”，便免除它的责任。

最后，我们向安理会提出要求，并希望它将作出响应。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领土撤走。以色列必须遵守和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决定，否则，安理会应采取补救办法：这种罪犯决不能在本组织占有席位。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1983年2月14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召开，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下午6时30分散会